

风雨

茅庐

一位命运坎坷的多情作家

一个不甘沉沦的中国男人

华夏出版社

郁达夫 著

回忆录

郁达夫



风  
雨

茅庐

郁  
建  
夫

郁  
达  
夫  
著

回  
忆  
录

华  
夏  
出  
版  
社

K825.6  
42-6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茅庐——郁达夫回忆录 / 郁达夫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5  
(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

ISBN 978-7-5080-4667-9

I . 风… II . 郁… III . 郁达夫 (1896—1945) —回忆录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887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

## 风雨茅庐——郁达夫回忆录

著 者: 郁达夫

选 编 者: 李冰燕

特约策划: 张永超

责任编辑: 林媛韡

特约编辑: 张 欣

美术编辑: 兰 馨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87 × 1092

印 张: 18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667-9

定 价: 25.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总序

“文如其人”这句老话，狭隘对待，容易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因为文往往并不如其人，或并不完全如其人。人已逝，或将逝，文则遗留后代，垂为公器。人的活动与影响有限，文只要被阅读，可不受时空限制而作用于世道人心，故文可大于人。然而纵使一流作者也不能尽写心声，尽传精神，故文也可小于人。之所以人外有文，文外有人，盖因人与文紧相连属又并不相等。太史公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这符合孟子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但司马迁曰“想见”，孟子曰“以意逆志”，都不敢断言可从书本坐实作者之为人，都承认心目中的作者只是推想出来的形象，这就说得极有分寸，既顾及文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顾及文不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断裂和差异，比一度流行的英美“新批评”割断文与人的关系，或大为此派诟病的浪漫主义批评完全视作品为作家的自叙传，都高明许多。

但作者不同，其与作品的远近亲疏，又各不相侔。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有言：

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

他甚至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诚为高论。浦氏提醒读者，在文与人的关系上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文人身逢“治朝”（太平年代），无大“变故”，不常流徙，甚或终身定居一隅，作品也不广涉社会人生，不能从中见出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联，如此“遗集”难以编年，价值也较低；另一种情况如杜甫，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变故、征途和庶务（社会现象），无形中等于自撰了一份年谱或传记——不言而喻，价值也更高。

如不嫌简单，我想说，现代作家（“五四”至1949年）与当代作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相比，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写自己与时代的变故、征途与庶务，不啻“自为年谱”，而书中其人宛在，宛然有一个鲁迅、一个周作人、一个胡适之、一个陈独秀、一个郁达夫、一个徐志摩、一个朱自清……活在无数读者心中。当代作家则反是，“自为年谱”的很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也颇不容易。他们的作品或许各具风格，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世界，或许也多有可观，但由于种种难以备述的缘故，鲜能直写自己的全人，鲜能将清楚的精神印记留在作品中。他们仿佛脱离了作品，只为家属留下版权。结构主义批评家宣布“作者已死”，主张理解作品可不顾其人，我虽不敢苟同，但不妨买椟还珠，将这句激言借来赠给当代作家，并请读者留意：当代作家某些方面或者赶上乃至超越了现代作家，但他们已日益丧失将真实的自我写入作品的的能力。

编这套“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惺惺作态，太多的自以为是的“杰作”，也暂时躲开书商、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的太多的恫吓与欺瞒，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不假良史之笔，不托飞驰之势，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的“自为年谱”或“回忆录”，兴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

这只是我作为编者之一的一点浅见或偏见，质诸高明，未知当否？

谨序。

郗元宝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

# 目 录

## 我的梦，我的青春

- 2...悲剧的出生
- 7...我的梦,我的青春
- 12...书塾与学堂
- 16...水样的春愁
- 22...远一程,再远一程!
- 26...孤独者
- 31...大风圈外
- 37...海上

## 十年的留学生活

- 44...日本的文化生活
- 49...雪夜
- 54...生非容易死非甘

61...结发妻孙荃

65...归航

## 创作生活的回顾

74...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79...我与创造社

84...我的写作

89...关于我的自选集

92...海上通信

98...小春天气

105...一封信

110...北国的微音

114...零余者

## 南行杂记

122..一个人在途上

128..南行杂记

136..广州事情

141..日记两种

## 燃烧的倾诉



- 162..出版部混乱之际
- 174..初识王映霞之时
- 184..情书一束
- 192..好梦成真

## 风雨茅庐



- 198..沪战中的生活
- 204..移家琐记
- 208..秋霖日记
- 215..记风雨茅庐

## 我自浙东来闽海



- 220..闽游杂记
- 224..福州的西湖
- 228..回忆鲁迅



236..图书的惨劫

238..毁家诗纪

## 最后的旅程

248..国与家

250..槟城三宿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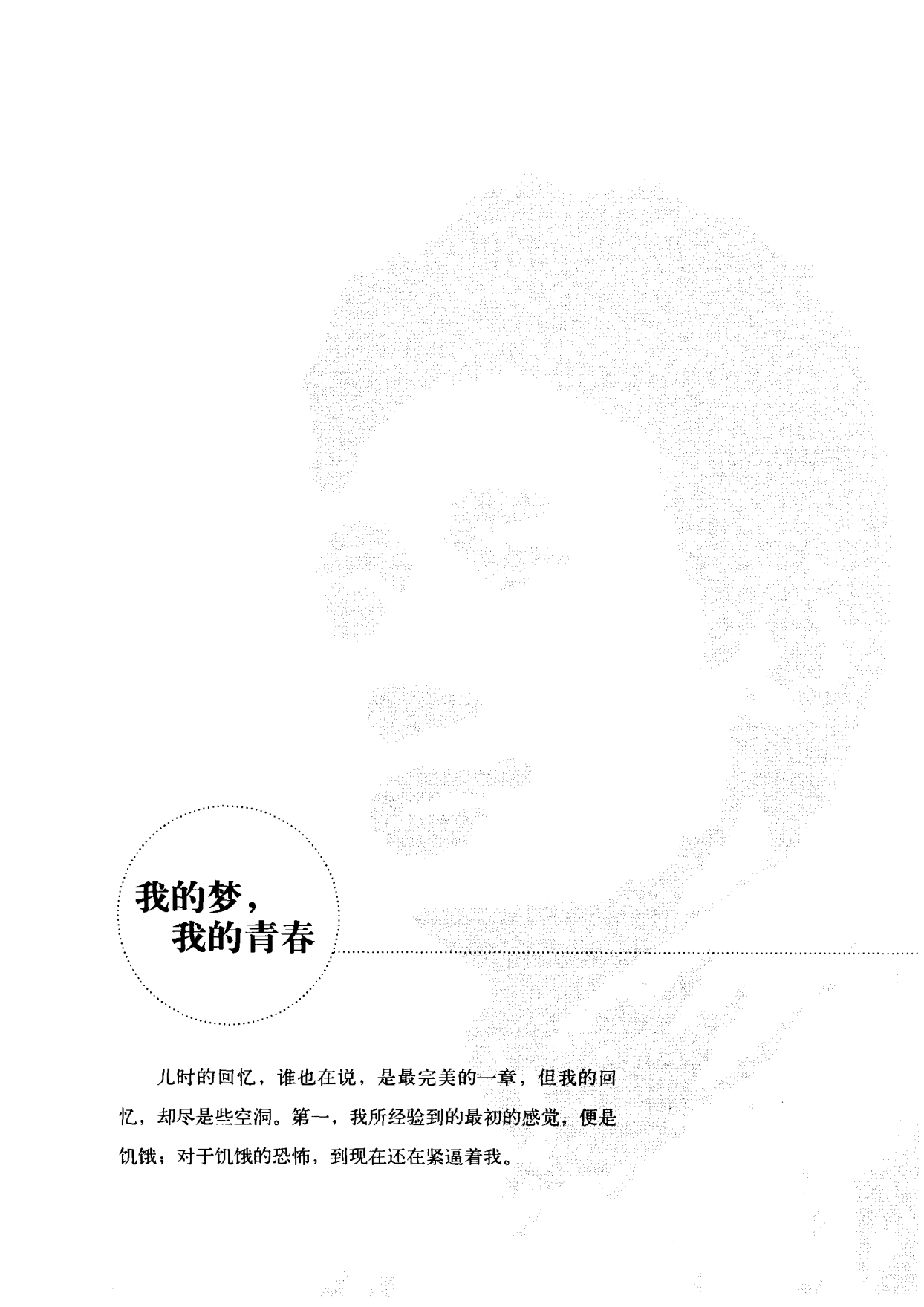
254..战争中的文艺

260..敌我之间

266..遗嘱

## 附 录

267..郁达夫年谱



## 我的梦， 我的青春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个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 悲剧的出生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年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开口就说年庚，倘被精神异状的有些女作家看见，难免得又是一顿痛骂，说：“你这丑小子，你也想学起张君瑞来了么？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并不是在求爱，不过想大书特书地说一声，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晚，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

光绪的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丙申，是中国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已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設之中。战败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一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生到了末子，大约母体总也已经是亏损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当然的事情。而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细事。

四十年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比到现在，虽然也并不见得凋敝，但当时的物质享乐，却大家都在压制，压制得比英国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时代还要严酷。所以在一家小县城里

的中产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许的罪恶，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妇上场，亲自去做的。像这样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而又喂乳不能按时，杂食不加限制，养出来的小孩，哪里能够强健？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筋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几日西北风一刮，天上的鳞云，都被吹扫到东海里去了。太阳虽则消失了几分热力，但一碧的长天，却开大了笑口。富春江两岸的乌



郁达夫像

柏树，槭树，枫树，振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社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沉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上，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那一条流绕在县城东南的大江哩，虽因无潮而杀了水势，比起春夏时候的水量来，要浅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却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从上江开下来的运货船只，这时候特别的多，风帆也格外的饱；狭长的白点，水面上一条，水底下一条，似飞云也似白象，以青红的山，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闲地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水边上在那里看船行，摸鱼虾，采被水冲洗得很光洁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们，都拖着了小小的影子，在这一个午饭之前的几刻钟里，鼓动他们的四肢，竭尽他们的气力。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



杭州郁达夫故居

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别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的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着了

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才回转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相差十岁左右，看去又像弟弟又像主仆的两个人，慢慢走上了码头，走进了城垛，沿城向西走了一段，便是一条南向大江的小弄里走进去了。他们的住宅，就在这条小弄中的一条支弄里头，是一间旧式三开间的楼房。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长着些杂色的花木，也有几只大鱼缸沿墙摆在那里。时间将近正午了，太阳从院子里晒上了向南的阶檐。这小孩一进大门，就跑步走到了正中的那间厅上，向坐在上面念经的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婆婆问说：

“奶奶，娘就快回来了么？翠花说，不是明天，后天总可以回来的，是真的么？”

老婆婆仍在继续着念经，并不开口说话，只把头点了两点。小孩子似乎是满足了，歪了头向他祖母的扁嘴看了一息，看看这一篇她在念着的经正还没有到一段落，祖母的开口说话，是还有几分钟好等的样子，他就又跑入厨下，去和翠花做伴去了。

午饭饭后，祖母仍在念她的经，翠花在厨下收拾食器；随时有几声洗锅子泼水碗相击的声音传过来外，这座三开间的大楼和大楼外的大院子里，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太阳晒满了东面的半个院子，有几匹寒蜂和耐得起冷的蝇子，在花木里微鸣蠢动。靠阶檐的一间南房内，也照进了太阳光，那小孩只静悄悄地在一张铺着被的藤榻上坐着，翻看几本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本。

等翠花收拾完毕，一盆衣服洗好，想叫了他再一道的上江边去敲濯的时候，他却早在藤榻的被上，和衣睡着了。

这是我所记得的儿时生活。两位哥哥，因为年纪和我差得太远，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了，所以没有一道玩的可能。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记忆以来，总只看见她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自父亲死后，母亲要身兼父职了，入秋以后，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是她，将谷托人去舂成米也是她，雇了船，连柴带米，一道运回城里来也是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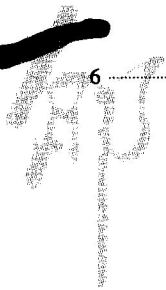
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为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痛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她上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年纪正小得很，听母亲说，那时候连她的大小便，吃饭穿衣，都还要大人来侍候她的。父亲死后，两位哥哥要上学去，母亲要带了长工到乡下去料理一切，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赖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双手。

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的，凡我们家里的田地被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等被窃去了，或坟山的坟树被砍了的时候，母亲去争夺不转来，最后的出气，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母亲哭了，我是当然也只有哭，而将我抱入怀里，时用柔和的话来慰抚我的翠花，总也要泪流得满面，恨死了那些无赖的亲戚邻居。

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将近吃中饭的时候了，母亲不在家，祖母在厅上念佛，我一个人从花坛边的石阶上站了起来，在看大缸里的金鱼。太阳光漏过了院子里的树叶，一丝一丝的射进了水，照得缸里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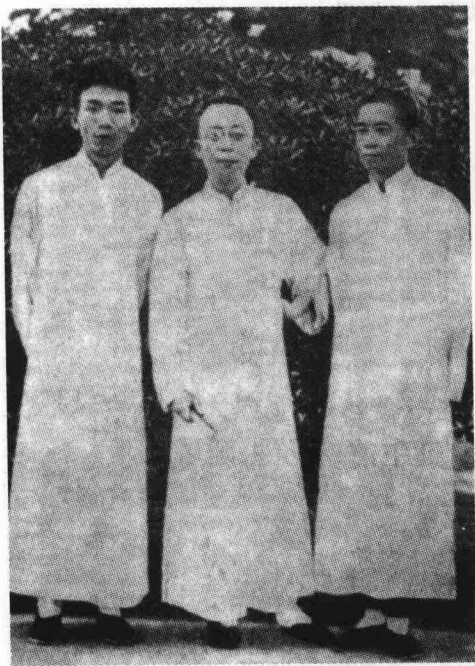
郁达夫的母亲陆氏



藻与游动的金鱼，和平时完全变了样子。我于惊叹之余，就伸手到了缸里，想将一丝一丝的日光捉起，看它一个痛快。上半身用力过猛，两只脚浮起来了，心里一慌，头部胸部就颠倒浸入到了缸里的水藻之中。我想叫，但叫不出声来，将身体挣扎了半天，以后就没有了知觉。等我从梦里醒转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一睁开眼睛，我只看见两眼哭得红肿的翠花的脸伏在我的脸上。我叫了一声“翠花”！她带着鼻音，轻轻地问我：“你看见我了么？你看得见我了么？要不要水喝？”我只觉得身上头上像有火在烧，叫她快点把盖在那里的棉被掀开。她又轻轻地止住我说：“不，不，野猫要来的！”我举目向煤油灯下一看，眼睛里起了花，一个一个的物体黑影，都变了相，真以为是身入了野猫的世界，就哗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祖母、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也赶到房里来了，我只听见母亲吩咐翠花说，“你去吃夜饭去，阿官由我来陪他！”

翠花后来嫁给了一位我小学里的先生去做填房，生了儿女，做了主母。现在也已经

有了白发，成了寡妇了。前几年，我回家去，看见她刚从乡下挑了一担老玉米之类的土产来我们家里探望我的老母。和她已经有二十几年不见了，她突然看见了我，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我问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没有和她一起进城来玩，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向布裙袋里摸出了一个烤白芋来给我吃。我笑着接过来了，边上的人也大家笑了起来，大约我在她的眼里，总还只是五六岁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郁达夫和大哥郁华（中）、二哥郁浩（右）

## 我的梦，我的青春

不晓得是在哪一本俄国作家的作品里，曾经看到过一段写一个小村落的文字，他说：“譬如有许多纸折起来的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一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也的确可以借了这一段文字来形容。

虽则是一个行政中心的县城，可是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过百数；一般居民，全不懂得做什么手工业，或其他新式的生产事业，所靠以度日的，有几家自然是祖遗的一点田产，有几家则专以小房子出租，在吃两元三元一月的租金；而大多数的百姓，却还是既无恒产，又无恒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同蟑螂似的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这些蟑螂的密集之区，总不外乎两处地方：一处是三个铜子一碗的茶店，一处是六个铜子一碗的小酒馆。他们在那里从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门的时候；讨论柴米油盐的价格，传播东邻西舍的新闻，为了一点不相干的细事，譬如说吧，甲以为李德泰的煤油只卖三个铜子一提，乙以为是五个铜子两提的话，双方就会得争论起来；此外的人，也马上分成甲党或乙党提出证据，互相论辩；弄到后来，也许相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能够解决。

因此，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茶店酒馆，竟也有五六十家之多；于是大部分的蟑螂，就家里可以不备面盆手巾，桌椅板凳，饭锅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过去了。离我们家里不远的大江边上，就有这样的两处蟑螂之窟。





富阳鹤山郁达夫故居

在我们的左面，住有一家砍砍柴，卖卖菜，人家死人或娶亲，去帮帮忙跑跑腿的人家。他们的一族，男女老小的人数很多很多，而住的那一间屋，却只比牛栏马槽大了一点。他们家里的顶小的一位苗裔年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阿千，冬天穿的是同伞似的一堆破絮，夏天，

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后，只洗了一次的样子。他虽只比我大了一岁，但是跟了他们屋里的大人，茶店酒馆日日去上，婚丧的人家，也老在进出；打起架吵起嘴来，尤其勇猛。我每天见他从我们的门口走过，心里老在羡慕，以为他又上茶店酒馆去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同他一样的和大人去夹在一道呢！而他的出去和回来，不管是在清早或深夜，我总没有一次不注意到的，因为他的喉音很大，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在绝叫着和大人谈天，若只他一个人的时候哩，总在噜苏地唱戏。

当一天的工作完了，他跟了他们家里的大人，一道上酒店去的时候，看见我欣赏地立在门口，他原也曾邀约过我；但一则怕母亲要骂，二则胆子终于太小，经不起那些大人的盘问笑说，我总是微笑着摇摇头，就跑进屋里去躲开了，为的是上茶酒店去的诱惑性，实在强不过。

有一天春天的早晨，母亲上父亲的坟头去扫墓去了，祖母也一侵早上了一座远在三四里路外的庙里去念佛。翠花在灶下收拾早餐的碗筷，我只一个人立在门口，看有淡云浮着的青天。忽而阿千唱着戏，背着钩刀和小扁担绳索之类，从他的家里出来，看了